

热眼观世

秋艳传奇

□王鸿鹏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秋艳，一袭翠绿，满头红簪，袅袅婷婷，宛若出浴的新娘，美得令人心醉。其实，这位珠峰颜值担当的“秋艳”，是石榴王国的一位英雄母亲。她繁育的一代代子女，在这片山野里茁壮成长，生发出一团团火红的希望。

“也许命中有缘。我和秋艳，一次奇遇，一场热恋，至今难舍难分。”说这话时，侯乐峰笑出一脸波浪。

2003年春天，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侯乐峰，向组织提出重返农业技术岗位的请求，从事石榴研究。这一举动引起不小的震动，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十多年，从没放弃心中的执念。重返专业岗位是他梦想的回归。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张满侯乐峰的人生风帆，他幸运地考入临沂农校果树专业。一天晚自习，他从《大众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峰县石榴大若碗口。”因是来自家乡的报道，引起他的兴趣。他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榴的知识，但教材上和图书馆里相关资料几乎空白。老师告诉他石榴是小众水果，研究的人并不多，鼓励他：“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去研究，说不定将来成为石榴专家。”

他没想当什么专家，只是出于兴趣，开始收集资料，研究石榴。

侯乐峰如愿以偿，被安排到枣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上任伊始，他把推动石榴产业发展作为示范园的主攻目标。

43年前，毕业生分配到枣庄市峰城区农业局的他，还是一个对石榴知之甚少的青涩小伙。一天，他跟随老站长上山，从青檀寺一直到西边的娘娘坟，一片片全是群众自发种植的石榴，还有不少又粗又大的古树。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科学管理，结果率低，收益不高。

改革开放的春风激荡心扉，一树火红点燃了他的梦想。他把石榴作为研究课题，决心通过科学种植，让石榴增收，让山乡变美，让乡亲变富。他说：“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实现个人价值的地方。”

侯乐峰在小庄子村石榴园的一间护林房里住下来。他深入田间地头，观察石榴的生长习性；对不同品种调查登记，建立档案；向果农传授栽培管理技术，提高石榴产量。一个头顶草帽，脚蹬解放鞋的年轻人，栉风沐雨，穿行于山间果林。春去秋来，年复一年。

峰城区，这片曾经默默无闻的土地，正以其独特的石榴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石榴种植规模迅速扩张至几万亩，几处石榴景点点缀明珠，点缀其间，“冠世榴园”声名鹊起。政府的推动与扶持，使得石榴产业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金钥匙。

然而，在石榴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棘手的问题随之显现。主流品种大青皮、大红袍虽然个头大，外观诱人，但粒小籽硬、口感欠佳，更让果农们头疼的是，这些石榴一旦成熟就会开裂，可食率低得可怜。

“一个石榴能卖5块钱，如果一开裂，最多能卖5毛钱。”果农们的沮丧与无奈，深深触动了侯乐峰。他说：“一到夜间，就会听到‘噼噼’的沉闷声，接连不断。开裂率多的年份超过百分之九十，确实让人心疼。”石榴产业带旺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成为幸福的烦恼。

石榴裂在枝头，百姓痛在心头，侯乐峰急在心头。为此，他寝食不安，决心通过改良品种，从根本上治好石榴的“裂嘴病”。

改良品种方法有多种，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行资源普查，优选品种，通过嫁接或扦插进行繁育推广。据说，世界上共有1100多个石榴品种，其中99%都存在裂果问题。他清楚，要在这茫茫石榴品种中找到那珍贵的1%，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他毫不犹豫，毅然踏上寻种的漫漫之路。每到石榴收获时节，他早出晚归，穿行于台地沟壑、榴园之间，调查品种，察看籽粒，品尝品质。他的足迹遍布山间的每一个角落。

1985年底，正当侯乐峰沉浸在他的石榴梦中时，他被调到区政府担任机关党支部书记。离开心爱的岗位，他有些恋恋不舍，但他没有停下追梦的脚步。石榴开裂的声响时时敲打在他的心头，他放不下那片山野的呼唤和果农的期待。每逢周末假日，他依然会钻进山间榴园，寻寻觅觅，直到他重返农技术岗位。

2007年，峰城区为把石榴产业做优做强，并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成立了枣庄石榴研究院。侯乐峰被任命为院长。他笃定初心，像一位勇敢的探险者，穿梭于层林叠翠间，渴望发现那些隐藏在绿叶间的瑰宝。

2008年秋天，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侯乐峰出差途经曲阜农贸市场，一个粉红鲜艳的石榴摊留住他的脚步。他像往常一样，买几个品尝，意外发现味道好、籽粒大。

摊主是一位朴实无华的老农，姓史，家住曲阜市南新庄。侯乐峰跟他来到石榴园，看到满园石榴滴滴挂挂，其他品种裂果，唯独这种不裂。他喜不自胜，心中暗叹：这不正是我20多年梦寐以求的那种石榴吗！那一刻，他仿佛看到心中的梦想在眼前绽放。

他好奇地打听这个品种的来历，史老汉说是1985年村集体从外地买了一批石榴苗子，结果后，发现有那么一棵跟其他不一样，粒大，好吃，也不裂，就压枝扩繁了四十棵。可是，当他提出买几棵石榴树时，史老汉却拒绝了。

侯乐峰在枣庄范围内始终未能找到理想的石榴品种，他将搜寻范围扩大到济宁、泰安地区，甚至利用出差的机会到河北、陕西等石榴产地苦苦寻觅。遗憾的是，他的所有努力一无所获。想不到幸运之神如此眷顾，竟在曲阜遇见。

侯乐峰只得悻悻而归，但他心中始终放不下那份执着，一次与朋友的闲聊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朋友们说认识史老汉，都是石榴圈里的朋友。他高兴得跳起来，拉起朋友直奔曲阜南新庄。

面对侯乐峰一行人的恳求，史老汉面露难色。毕竟，他靠种石榴致富，这些石榴树对他来说，如同命根子一般重要。

侯乐峰向他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对石榴的热爱和追求，以及希望通过推广优质品种来造福更多果农的心愿。史老汉被他的真诚打动，表示要和家人商量一下。

秋后的一天，史老汉自己租辆车，亲自把两棵石榴树拉到峰城交给侯乐峰，分文不要。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的树苗就是从枣庄的一个农贸市场买来的，说这是还愿了。侯乐峰深为史老汉的大义慷慨所感动。

得到这两棵珍贵的石榴树，侯乐峰如获至宝。他带领科技团队嫁接、扦插，年年育苗，接力种植。几年之后，两棵母树繁衍出一片片新绿。

2013年，新品种收获了第一批果实。枣庄市石榴研究院联合山东省林科院专家进行评审，鉴定为林木良种。为它命名时却让专家们颇费脑筋。经过深思熟虑，专家们赋予它一个诗意且贴切的名字——“秋艳”。这个名字，既体现了它十月深秋成熟的特性，又描绘了它娇艳动人的风姿。

随后，政府买单，为群众提供树苗，大力推广“秋艳”种植，迅速形成万亩榴园，果农收益明显增长。果农们“幸福的烦恼”终于变成满满的满意。

与此同时，侯乐峰带领科技团队，联合河北、河南、安徽林业部门进行区域实验，“秋艳”表现俱佳。2016年，被国家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国家级优良品种”，这是国家开展这项工作几十年来唯一的国审良种。并在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石榴产区推广种植。

“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秋艳，因其优良的综合性状，深受种植者、销售者、消费者和石榴加工者的欢迎，成为北方石榴产区更新换代的首选品种，更是中国石榴之乡——峰城石榴的王牌产品。

为了保护这一珍稀品种，枣庄石榴研究院联合山东省林科院向原国家林科院申请了专利保护，这是对“秋艳”品质的认可，也是对石榴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力保障。侯乐峰解释说，当地政府会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外地引种“秋艳”，造福百姓，惠及更多的消费者。

此时，国家批准的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在枣庄峰城区建成。“这是枣庄几代石榴人接续奋斗的成果。美国以及中亚、地中海的一些国家在百年前便已着手建立石榴种质资源库了。不过，经过几十年努力，我国保存的石榴种质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位。”侯乐峰自豪地说。

多年来，侯乐峰发表了许多研究石榴的论文，主编了《中国果树志·石榴卷》，先后担任多个重要学术职务，被评为枣庄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山东省高层次果树专家，被誉为“石榴院士”。

侯乐峰取得的成就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意大利、以色列、伊朗等国的石榴育种专家纷纷与他取得联系，希望进行品种交换和深度合作。美国加州大学著名教授John在编写《石榴：植物学、生产与利用》这部专著时，特邀侯乐峰作为中国专家负责撰写中国部分的内容。这部专著2019年在英国出版，无疑提升了我国在石榴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据史料记载，汉代使臣张骞出使西域，沿丝绸之路带回了珍贵的石榴种子，最初种植在都城长安，被人们称为“丝路御果”或“长安花”。唐代诗人孟郊就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汉成帝时，丞相匡衡年老返乡，将石榴从皇家宫苑中带回今天的枣庄市峰城区。如今，枣庄石榴产业的繁华又一次赓续着“一带一路”上的千年友谊，成为国际交往的友好使者。

令人振奋的是，2021年6月，“秋艳”等石榴种子搭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首次实现太空诱变育种尝试，这是传统植物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更是对石榴产业发展的深度挖掘。

枣庄市顺势而上，制定了《石榴产业发展三年攻坚突破行动实施方案》，对石榴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布局。山东省政府也出台了支持意见，为枣庄石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枣庄市已经成为国内石榴产业的佼佼者，无论是种植面积、品种数量，还是深加工的丰富多样性、产业链条的完整性，都堪称一流，而且是国内最大的石榴鲜果、石榴苗木、盆景盆栽集散地。石榴全产业链年产值高达30亿元，成为群众的“幸福果”。

2023年9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结束浙江考察返京途中，专门来到枣庄市，考察冠世榴园石榴种质资源库，察看石榴树种，了解当地石榴种植历史、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产业发展情况，并走进石榴种植园向老乡们询问今年的种植、收获和收入情况。总书记指出，人们生活水平在提高，优质特产市场需求在增长，石榴产业有发展潜力。要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共同富裕。祝乡亲们生活像石榴果一样红红火火。侯乐峰和乡亲们备受鼓舞。如今，已退休的侯乐峰仍在忙碌着。他有两个心愿，一是继续选育出中秋或春节前成熟的新品种，让甘甜的果实传递丰收的喜悦和团圆的温馨；二是出版一部专著，将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留给后来人。

如今，“太空秋艳”枝繁叶茂，长出了一米多高，人们期望在太空受到辐射和微重力影响的秋艳，能够加速变异，获得更优的品种，吃到“太空”牌秋艳。

“明年就能结果。”侯乐峰说，“尽管它变异的方向和程度有多种可能性。我们相信，这一大自然的馈赠，有科学的加持，值得期待。”

“秋艳”是石榴王国的一段传奇，它的故事还在续写……

生活热情

□邵长超

六月，寻访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明知这是一个凄婉动人的民间传说，可内心却十分愿意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典故。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六月的济南，仿佛是大自然最热烈的笔触，在岁月的画卷上轻轻勾勒出一抹抹生机与活力。阳光炙烤，也带着几分湿热与懒散，洒落在每一片树叶上，每一个游客的肩头，唤醒了沉睡的知了和鸣蝉。在这个充满诗意的时光里，大明湖，水波荡漾，鸢飞鱼跃，堤柳环绕，画舫穿行，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心中随之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愫，那是对大明湖畔夏雨荷的深深向往。

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大明湖，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无尽的遐想和浪漫。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繁华的都市之中，却又保持着一份超脱世俗的宁静与雅致。以至于古代文人墨客毫不吝惜地把这片湖泊的深厚情感和赞美之笔端。明代苏濂的《游大明湖》诗云：“风物湖中好，家家白板扉。浮去水近，返照入林微。”“大明湖上烟霞，芻屋三椽赁作家。粟米泔水炊白粥，园蔬登俎带黄花。”清代柳泉居士蒲松龄被大明湖的晚霞映照、夕阳西照的美景所吸引，专门在大明湖边租了三间草屋居留赏景。唐朝诗人杜甫与北海太守李邕宴于历下亭，并诗“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诗与亭相映成辉，从此名扬天下。说起“济南名士”，不得不提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小令，用词虽简练，却处处洋溢着女词人泛舟大明湖，小酌赏莲的自由自在，饱含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欢愉的优美旋律。北宋政治家曾巩一生钟爱大明湖，在济南任太守时兴修水利，铸造大明湖北门，疏浚大明湖淤泥，筑百花堤，既解决了城内水患，又有利于农业生产，他离任济南后多次作诗怀念大明湖，“烟波与客同樽酒，风月全家上采舟。莫问台前花远近，试看何以武陵游。”“月自娟娟湖自平，湖光月色共澄清。画船归去歌声歇，闲煞湖心好月明。”大明湖的夜晚水波轻漾，岸边灯火通明，倒映在水面，夜风吹拂，歌声渐远，但天色清淡，明

月高挂，朦胧之美跃然湖面，清代杨恩祺道出了夜游明湖的乐趣。清代任宏远有诗曰：“贪看明湖忘归路，敲碎钟声月色黄。”生动描绘了大明湖一湖荷田的迷人景致。“人民艺术家”老舍和济南更是有着不解之缘，《济南的冬天》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济南的山、水、雪景，天光水色一体的精致秀气。

六月的大明湖，别有一番情致，湖岸垂柳轻抚湖面，湖中荷叶随风摇曳，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细腻的笔墨，在波光粼粼的湖面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沿着湖畔缓缓而行，试图在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寻找那位只存在于传说中又时时萦怀的夏雨荷。来到大明湖东北角，这儿有一处院落，里面有雨荷厅、雨荷居，建筑古色古香，四周环廊，东西北三面环水，在这里可以闲坐小憩、读书品茗，置身于山水之间，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意境深远。而心中的夏雨荷，便是这幅画卷中最感人的一笔，她或许不是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却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想象中的夏雨荷，是一位温婉如水、优美典雅的女子，她身着轻纱罗裙，手持一把油纸伞，漫步在细雨蒙蒙的大明湖畔。雨珠沿着伞缘滑下来，滴落在长满青苔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滴答声，与远处的荷香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首悦耳动听的夏日乐章。

荷花带雨，楚楚动人。每当微风吹过，总会带来阵阵荷香，此刻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一口气，仿佛只有这样会更加接近她的气息。然而，我知道这样的寻觅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正是这份幻想和期待，才让人变得执着。

站在湖畔，望着远处被雨水洗涤得更加翠绿的荷叶，还有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景区内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许多身着古装、手撑花伞的女子仿佛从古代画卷中走出来的一般，做着各种优美的姿势，用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

或许，不需要刻意去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身旁这些打卡留影的游人就是正在相遇的夏雨荷。



弹奏 张成林 摄

生活况味

□马科平

碎影流年夏日长

夏日的大地上一片芬芳。一棵棵玉米苗，像新做好的绿罗裙一样，细碎的褶皱是风荡起的涟漪。一片片大豆、花生秧，扭动婀娜的腰身，高举碧绿的手帕，摇头晃脑。一只蝈蝈，在田野深处放声歌唱，这是远古就已唱响的歌谣。时光的颠簸，这支歌已失落了一些音符，却依然动听。

美丽生动的田野，每个细微处都让人着迷。细弱的大豆花，藏在叶间悄然开放，淡淡的紫，柔柔的白，碎得如小水点溅起一样。蝴蝶们不断地变换姿态，在花朵上翩翩起舞，互相追逐，一会在豆秧叶间，一会儿落在草丛中，一会儿又飞上大豆枝头，一点也不怕火辣辣的阳光暴晒它们的翅膀。

蜜蜂挺起鼓鼓的花斑肚子，后腿裹满两团花粉，嗡嗡地欢叫，来回忙碌穿梭，好像不愿错过任何机会，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它们的目标永远是“下一朵”，它酿得最香甜的蜜永远是“下一坛”，让人看着也情不自禁心生敬意。

大豆秧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柔软枝叶，引来了贪吃的家伙。碧绿的豆叶背面，有黄或绿的斑斑点点，这是鬼头鬼脑的大豆蚜在秘密集结，它们以大豆嫩叶、嫩茎、嫩荚为取食对象，传播病毒，造成叶片卷缩，生长减缓，结荚数减少。

七星瓢虫闻风而动，追击而来，像维护公平正义的警察，有的紧紧趴在豆角秧苗上，执着地追捕蚜虫；有的好像已经很累的样子，趴在叶尖上休息；有的则展开翅膀，飞去别的秧苗继续寻找蚜虫。

呆头呆脑的丈地虫（学名大豆造桥虫），拱起腰身，一伸一缩，有些滑稽地在豆叶上爬行。

豆天蛾的幼虫，已经肥肥胖胖，似乎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只顾低头不停地吃啊吃啊吃的，黄绿色的肚皮，鼓胀滚圆。

初生的小蚂蚱，绿褐色，后腿有力，长着反刺，朝饮野花露，夕餐清风草，显然刚刚学会蹦跳，表现异常活跃，片刻都不安静，在豆秧下的草丛里，忽左忽右，忽快忽慢，行无定向，威风凛凛，像好斗的武士。

豆枝上的花蜘蛛一点不觉得寂寞，自得其乐编织罗网，要么一会儿吊一根丝垂下来，要么一会儿又回到“中军帐”，不动声色，蛰伏起来，专等那些冒冒失失的飞将军过来。田埂里的蚂蚁也很是有趣，这种体型较大的黑蚂蚁，洞口也大得能够插进一支铅笔，它们要么奔波忙碌，寻找食物，搬家驮运；要么火爆地向另一群蚂蚁开火，一刻也闲不下来。

燃烧的夏日，各种各样的昆虫们，在豆秧间，在草丛里，在泥土中，在清澈而斑斓的田园旋律里，在人们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地方，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地方，以它们的生活方式和游戏方式，快乐地生活、成长。

徜徉夏天的田野，潜入壮阔的绿海，触摸每一片绿叶，聆听每一声虫鸣，轻声细语，余味悠长，沿着田间小路，随风淡淡地传递……大自然真是妙不可言！

榴园·文学